

看世界

美联储的艰难“平衡术”

□ 袁 勇

北京时间9月18日凌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4.00%至4.2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4年12月以来首次降息。

对于美联储的降息节奏，美国政府早有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平台上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力度太小，常挂在他嘴边的理由是“美国不存在通胀”。

在今年8月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一直对降息持谨慎态度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开始“将对就业的忧虑置于通胀之上”，被各界视为重要的政策转向信号。从中不难发现，从美国政府到投资者都认为，通过通胀和就业两大指标评估美联储利率政策理所当然。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胀和就业共同支撑起了美联储的政策框架。

不过，这一政策框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20世纪初，美国银行体系频繁遭遇挤兑潮，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创设中央银行体系来收拾破产银行这堆“烂摊子”。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由此成立。此时的美联储，作用是为银行体系提供资金支

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系统性灾难。

然而，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美联储未能有效遏制经济崩溃。这使得美国政府意识到，美联储的功能存在明显局限，仅仅将其视作“最后贷款人”是不够的，需要通过立法使其在货币和信贷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经过一系列改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美联储有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控货币政策的权力。

要制定政策，自然需要明确政策目的。从今天的视角看，美联储的政策目的在最初几十年里并不稳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聚焦就业和通胀的政策框架才开始逐渐成型。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国际油价飙升，导致美国物价全面上涨。同期，美国部分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失业率大幅上升。这种通胀和失业并存的局面，就是滞胀。

滞胀击碎了美国经济学界多年来坚守的信念。此前，美国社会普遍把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奉为主臬。该曲线描述了失业率和通胀水平之间的反向关系：较低的失业率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失业率则会压低通胀。美国遭遇滞胀表明：这两个“魔鬼”有可能同时出现。

在滞胀背景下，美国社会对美联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稳定物价，还要保障就业。于是，1977年的《美联储改革法》正式将“稳定物价”与“促进充分就业”写入法定目标，确立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

这一变革反映出美国政策思维的巨大转变。此前，美国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倾向于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然而，美国政府面对滞胀束手无策，让这一思想日渐失宠。新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即通过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走势。

如果说此时美联储的“双重使

命”还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那么几年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则真正将其深深刻印在市场记忆中。

1979年，沃尔克接手美联储时，美国通胀率已经飙升至13%。为应对这一困境，沃尔克采取了大幅加息的超预期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一度提高到超20%。这一举措代价巨大，贷款骤减、投资停滞，美国经济很快陷入深度衰退，失业率一度超过10%。面对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沃尔克顶住压力，坚持高利率政策，最终成功遏制了通胀。此举奠定了“双重使命”在实际操作中的基础框架地位，美联储的权威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此后，美联储逐步将政策目标量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央行纷纷采用“通胀目标制”，最早的实验者是新西兰。美联储随后也将2%设置为长期通胀目标的基准。就业目标则相对灵活。美联储没有为就业目标设定固定数字，而是通过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等综合指标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不过人们通常会把4%至5%视为“自然失业率”。有了量化指标，美联储的调控框架更加清晰，投资者也得以更精准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决定。

但是，双重目标框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侧重于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考虑不足。这一缺陷随着沃尔克成功治理通胀、美联储权威性达到巅峰而被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的长期风险不断累积，却始终得不到足够重视。

在讲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电影《大空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位投资人讨论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一位投资者引用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不加怀疑地认为市场很健康，直到他进行大量实地走访后才确信，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犯了严重错误。

这一场景正是当时美国社会对美联储盲目信任的真实写照。事实上，

美联储并非不会犯错，且当其错误未被及时质疑并纠正时，极易引发系统性危机。

21世纪初，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助长了泡沫，金融机构大搞所谓创新，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监管却严重滞后。就业和通胀的二元政策框架，让美联储无法看清逐渐累积的金融风险。同时，坚信自由市场理论的格林斯潘，多次公开反对针对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的监管立法。他认为，过多干预会扼杀市场活力，哪怕市场真存在风险，也会进行自我修复。最终，美联储未能在市场过度杠杆化和房地产泡沫膨胀时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也标志着格林斯潘一度坚信的“市场自我修复”幻想破灭。他最终在国会作证时承认，自己作出了错误判断，未能预见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表现为次级贷款批量爆雷，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与监管制度明显滞后之间的矛盾。

今天，经济的复杂程度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和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各国经济结构，传统岗位不断缩减、新兴业态层出不穷，跨境资本流动加剧，影响就业和通胀的因素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对市场的判断、对变化节奏的把握，无疑比以往难度更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在出席一场商会活动时直言，美国当前经济形势“充满挑战”，面临就业市场疲弱和通胀上升的“双向风险”。短期内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偏向下行，“应对‘双向风险’意味着没有无风险道路”。

既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又要避免未来的风险；既要看到表面现象，又要透视深层次问题，美联储的政策“平衡术”，难度系数越来越高——这是美联储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是美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那巴龙格河

印象

山谷深处传来轰隆声响，巨大的混凝土搅拌机不停运转。远处，挖掘机挥动机械臂，给这片土地雕刻着发展的轮廓……

这里是卢旺达那巴龙格河二号水电站项目现场。工地现场一派繁忙，电站建设稳步推进。

该项目是中非合作论坛2018年北京峰会“八大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卢旺达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承建，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内容涵盖大坝、泄洪系统、引水发电系统及输变电线路等。项目经理刘乾坤介绍，施工整体进度已完成过半，地下工程已全部完工。

卢旺达10月就会进入雨季，大雨会迫使大量作业停摆。所以此刻的工地，正实行白班、夜班24小时轮班制，夜以继日。

在拌合站区域，调度员哈特盖基马纳·埃费斯托恩正指挥作业。3年前，他还是一名普通工人，如今已成长为中国站长卢兆东最得力的助手。“有我在，沟通很清晰。”

记者驱车沿着山路而上，几分钟后便抵达发电厂施工区域。电钻轰鸣、钢管敲击，各种声响交织成厂房建设的“背景乐”。

这里由驻非工作已达18年的工程师孙忠田负责。他每天调度上百名工人作业。孙忠田曾在非洲6个国家参与建设，是一位“老非洲”。每天早7时，他总会准时出现在工地，召集工人开展会，布置当日任务，并反复强调安全规范。

“安全帽、安全背心、安全鞋，必须要配备，不配备不能上岗，安全第一。”

电脑屏幕上跳动着密集的数字和曲线。33岁的乌维林吉伊马纳·萨代凝视着屏幕，等待检测结果——那将是判断混凝土试块是否达标的關鍵数据。

这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有时，他连续数小时在实验室里记录、分析；有时，则需要携带取样工具奔赴工地，现场采集混凝土、钢筋或土方样品，再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每一种材料的参数都不同，每一组数据都必须精准。”萨代说。

“电脑上的中文你都看得懂吗？”记者问。他笑了笑，点点头说：“常用的这些都知道。”他指着一列数字解释说：“当这个数值达到标准，就说明这批混凝土质量非常好。”

萨代7年前自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中国水电，曾参与公路项目建设。“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水电站项目。”他的语气里带着兴奋。多年的历练，不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检测经验，更在中国同事的帮助下掌握了大量专业技能。“从公路到电站，我学到了不同的技能，也有了更多成长。”

萨代的家距离工地200公里。他定期回家探望父母，“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自己正在老家建新房，打算明年结婚。“我可以支持父母的生活，也能让自己未来的家庭过得更好。”

那巴龙格河二号水电站，好似一座连接中卢友好与信任的桥梁。两国建设者用砂石、钢筋与水泥打造点亮卢旺达未来的光明工程，共同书写奋斗的故事……

（据新华社电）

拉美版大模型要来了

杨建民 李俊霖

最近，拉美国家传来好消息：由智利国家人工智能中心牵头，巴西深度参与，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等国共同参与研发的 Latam-GPT 测试版将于10月份发布。作为首款主要针对拉美历史、文化及语言多样性设计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其问世备受瞩目。

当前主流语言模型大多基于英语语料构建，对非英语使用人群的需求考虑不足，导致其在处理高度本地化问题时表现欠佳。这也使得占全球人口超过8%的拉美地区难以充分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

智利科技知识和创新部部长艾森·埃切韦里曾就此表示，人工智能需要向世界展现“我们自身的多样性”。仅就拉丁美洲而言，一个合格的人工智能产品，“不仅要会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还要理解我们的特质”。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拉美地区首款大语言模型，Latam-GPT 从设计之初就具有浓浓的拉美特色。

一是在训练数据的来源与开放性方面，该模型摒弃了全球商业大模型普遍采用的“网络爬虫抓取”模式，转而与本地大学、图书馆、政府机构等合作，获取了大量难以在线上找到或尚未数字化的数据，如历史文献、学术文本和口述历史等。这种方式确保了内容的本地化与高质量。

二是在对拉美复杂语言与文化的理

解方面，该模型虽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为基础，却同样重视捕捉区域内独特的语言习惯、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力争通过精细的本地化训练，准确识别特定地域的表达方式。如，同样都是“torta”这个词，在智利意为三明治，在墨西哥则指蛋糕。

三是在泛区域协作模式方面，作为一个可修改的开源模型，Latam-GPT 允许区域内的企业和开发者自由使用、修改和分发。此举既摆脱了对昂贵许可和“一刀切”解决方案的依赖，也有助于激发本地创新，推动形成一个基于泛区域协作的人工智能生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Latam-GPT 非常关注对拉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例如，Latam-GPT 已将智利拉帕努伊语和马普敦贡语纳入试点计划，旨在为其构建数字知识库，支持语言复兴与文化延续。专家评论称，将人工智能从单纯的技术工具提升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卫士”，将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开拓新的方向。

尽管尚未正式发布，但拉美业界已经赋予了 Latam-GPT 极大的期待。有专家表示，Latam-GPT 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是一份维护数字主权的“宣言”。这一创举让拉美地区从先进技术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本土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导权。另有专家指出，Latam-GPT 对计算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产生

积极的连锁反应，训练 Latam-GPT 所需的强大算力，或将反向推动区域内超算中心和数据中心的建设与升级。

不过，也有业界专家提醒，尽管拉美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但其整体发展仍然面临多重挑战。拉美人工智能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鸿沟现象突出、人工智能监管缺失以及应用程度不高等方面。同时，区域内发展亦不均衡，智利、巴西和乌拉圭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发展较快，其他国家则相对滞后。此外，投资不足也是制约该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据美洲开发银行（IDB）数据，拉丁美洲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投入不到其 GDP 的 0.5%，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2% 至 3% 的平均水平。

不过，这些挑战难掩拉美人工智能产业蕴含的巨大潜力，尤其是以 Latam-GPT 为代表的泛区域协作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补齐单一国家的短板。正如拉美开发银行（CAF）执行总裁塞尔希奥·迪亚斯-格拉纳多斯所言：“这一源于我们地区、为我们地区开发的语言模型，是数字化融合的里程碑，将使我们成为人工智能革命的关键参与者。Latam-GPT 将成为各国开发创新解决方案的重要工具，反映我们的文化、语言和历史现实，缩小技术鸿沟，促进整个地区更公平、可持续地发展。”